

被时间遗忘的世界里，
是否隐藏着我们的另一种可能？

THE WHITE HORSE TRICK

寻找时间的人2

永恒之地

[爱尔兰]凯特·汤普森 著

陆秀英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THE WHITE HORSE TRICK

寻找时间的人2

永恒之地

[爱尔兰] 凯特·汤普森 著
陆秀英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找时间的人. 2, 永恒之地 / (爱尔兰) 凯特·汤普森著; 陆秀英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500-2745-9

I. ①寻… II. ①凯… ②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
IV. ① 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4029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048

THE WHITE HORSE TRICK BY KATE THOMPSON

© 2009 BY KATE THOMP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phie Hicks Agency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:

© 2018 Jiangsu Kuwei Culture Development Co.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寻找时间的人2: 永恒之地

XUNZHAO SHIJIAN DE REN 2: YONGHENG ZHI DI

[爱尔兰] 凯特·汤普森 著 陆秀英 译
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刘运东
特约监制 黄 琰
责任编辑 余丽丽 辛蔚萍
特约策划 黄 琰
特约编辑 郑淑宁 苗玉佳
封面设计 ABOOK壹书工作室·木森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
邮 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155千字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745-9
定 价 3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114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发行电话: 0791-86895108

网址: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谨献给地球母亲和她的孩子们

创作这本书的想法源自我在布里斯托为期三个月的气候变化研究。研究项目由英国皇家艺术、制造和商业学会艺术生态中心发起与赞助，并得到总部位于布里斯托的形势研究执行委员会的协助。古尔本金安基金会为研究项目慷慨提供了场地。难得的研究机会让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进行，在此，非常感谢所有给予我种种物质和经费帮助的机构。我要特别感谢克莱尔·朵提和凯瑟琳·戴利，感谢她们推动项目朝积极可能的方向发展。

凯特·汤普森，2009

The
White
Horse
Trick

PART 1	尾声	001
PART 2	中场	237
PART 3	序幕	247



PART 1

尾声



The
White
Horse
Trick

夜深人静，一家人熟睡之际，那伙人来了。要是附近有狗，听到有人闯入，兴许会吠上几声。没有，已经很多年没人养狗了。谁家还养得起狗呢？夜里睡觉的时候，人们全凭耳朵捕捉外面的动静；就算他们睡得不沉，随时竖起耳朵，屋外呼呼猛吹的风声和哗啦倾泻的雨声也早就淹没了来人的脚步声。

直到那伙恶魔砸开大门，大呼小叫地闯进屋里，一家人才听到动静。房子很小，没有后门，也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地方。卧室门被笨重的靴子踹开，母亲和两个孩子从床上惊跳起来。一束刺眼的亮光直射他们的眼睛，令人顿时成了睁眼瞎。孩子们从未见过发光的手电筒，瑟瑟发抖地缩在墙角，号啕大哭。

“要什么都拿去吧！”母亲喊道，“橱子里有苹果、土豆，统统拿去！我们保证不动，别伤害我们！”

“我们不要苹果，”一个男人说。他的声音雄浑有力，犹如发自一个巨型音箱，“只要那个男孩。把他给我，我们就走。”

“不！”母亲抓紧两个孩子，一只胳膊护着一个。孩子们也牢牢抓住母亲的手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她，像夜间动物凝望远处的灯光。手电筒偶尔灭了的时候，他们能隐约看见那些高大的、黑色的身影，湿漉漉的泛着亮光。

“都给我识相点！”那个男人喝道。

“滚出去！”母亲吼起来，“离开这里！”她把孩子推到

身后，起身扑向那伙恶魔，拼命用自己孱弱娇小的身躯阻挡恶魔们抢走孩子。她必须拼命，因为她不能再失去亲人了。

“把这个男孩给我！”手电筒的光更近了，庞大的黑影也不断逼近。

“不，不能给你们！”三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，她的丈夫离家去找柴火。她央求他别去。结果正如她所担忧的，丈夫从此再没能回家。他死在一条水沟里，或许是在捡看见的柴火，或许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死在那儿，反正是在不该去的时间去了不该去的地方。一年后的某个晚上，她的大儿子离家参军去了。无论如何她再也不能失去小儿子。

“把他交出来，”男人厉声道，“这是统帅的命令。”说话的男人就站在她前面，离她很近，近得她都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。因为手电筒的亮光一直照着她的眼睛，所以她没办法看清楚他的脸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抓我的儿子？你们已经带走了我的大儿子。”

那伙恶魔把年轻人带走送进城堡军队，这一点她很明白，但却从未听说过他们会抓走儿童。比利才七岁，难道他们要把他抓去阶地做苦力？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原因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太可怕了，她死也不愿比利被抓去那里。

争吵停止了，她冲上前去抓住那伙人的湿雨衣，与雨衣里的庞大身躯扭打起来。但一切都是徒劳。那伙人推开她，

把比利从他妹妹死死不放的手里拽起来。比利拳打脚踢，声嘶力竭地反抗，但最终还是被他们强行带走了。母亲拼了命地想要追上去，但一个彪形大汉拦住了她。他庞大的身躯如巨石一样立在门口，纹丝不动。她实在打斗不过，只能奔向厨房，胡乱抓起一口沉重的煎锅准备再战。她还没来得及冲向门口，那个大汉已经跑到外面拉上了门，死死顶住大门不让她出来。

她只能改变策略，悄悄地跑到窗户边开始爬窗。窗户太小了，她费了很长时间才爬出来。但已经太晚了，她早已追不上那伙人了。挡门的那个大汉也已经消失在夜色里，不见了踪影，不知往哪个方向逃了。

2

那伙人走得很远了。他们轮流扛着比利，冒着狂风暴雨，在巴伦山区崎岖不平的路上大步行进。经常有人滑倒或跌跤，这时他们就会咒骂坑洼的岩石路面和漆黑的夜色。因为路上没人打开手电筒，比利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把他抓去哪里。

比利一会儿被夹在壮硕的胳膊下，一会儿被搭在宽阔的肩膀上。他不停地扭动身体，奋力挣扎，但也只是白费力气而已。

那伙人牛高马大，铁了心要抓他。最后，比利筋疲力尽，只得听由他人摆布了。他们在这样的平路上走了许久，既没爬坡也没下坡。黑暗中，波光粼粼的湖面看上去就像一扇扇通往地狱的窗户。当肆虐的狂风扫过时，他们踉踉跄跄，脚板打滑，狼狈中抓着同伴以防跌倒。待到风小一点时，比利叫起来：“你们把我带去哪里？你们要把我怎样？”

一路上，那伙人嘴里骂骂咧咧的，但谁都不搭理比利。

房子大门和卧室门都已经被踢坏了，为了挡点风，比利的母亲在黑暗中摸索着用家具把门顶起来关上。大半个夜晚，狂风暴雨侵袭了整个房子，浇透了所到之处的任何东西，哐哐唧唧地摧毁了一切能震碎的物品。

那一夜母亲和女儿无法入睡，她们蜷缩在湿漉漉的被子底下，互相打气安慰对方。黎明时分，风变小了，周围死一般寂静，她们感到孤单和害怕极了。

比利有时被搭在某个硬朗的肩膀上，肋骨被顶得很疼，有时又被夹在某人的胳膊下，双腿拧着耷拉下来，背部扭曲得很痛。每隔几分钟他们就会换下手，把比利从一个人换到另一个人那里。比利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着身体的疼痛，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和难受。终于他感觉到他们在下坡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暴风雨使出了最后的猛烈一击，在差点把所有人都掀翻在地之

时，戛然而止。雨水不再斜着打来，而是竖着飘下。漆黑的夜晚，寂静无声，竟让人突然有了一丝暖意。

扛着比利的人大声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比利的背。

“快到了。”他说。

“哪里？”比利问，“快到哪里了？”但谁都没有出声搭理他。

他们的脚步放慢了。路越来越难走，到处是大块的岩石和松动的石块。手电筒也被他们打开了，突如其来的亮光让比利一时睁不开眼睛。他听见那伙人拖着脚，低声嘀咕着，像在挪动一件很沉的东西，但又实在想不出那是什么。他被人推过一个狭窄的通道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接着，比利听到门被关上的声音。那伙人嘀嘀咕咕地说着话，脚步声也渐渐远去。

“喂”，他朝他们喊道，“我怎么办？”但却没有人回应他。

比利竖起耳朵，听着四周的动静。除了屋顶雨点的滴答声，还有喘气的声音，这让他不禁汗毛倒竖起来。

“谁？”比利紧张地问道。

“我！”有人应道。听声音跟他一样是个小孩，比利松了一口气，紧张和害怕的情绪也减少了些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，“这里是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那个孩子说，“我们只知道被关在这里，再也出不去了。”

破晓时分，母亲和女儿前往城堡寻找比利的下落。她们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。暴风雨虽然暂时告一段落，但它的余威足以让她们举步维艰。这么多年来，母亲眼见着雨水越下越多，新湖泊接二连三的出现。有些湖泊是临时性的，它们的形成完全取决于雨水的多寡；有些湖泊却是永久性的，只有三四年一次的持续干旱才能让它们干涸。新湖泊改变了当地的地形地貌，堵塞了洞坑，淹没了山谷低地。许多以前的大道和小路都不能通行，行人只能另觅新路。母亲和女儿沿着山脊线，尽量往地势高的地方走。一路上她们压低身子，提防被人看到。不管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在荒郊野外四处走动都是十分危险的。

巴伦山区虽然没有树木和灌木，但却有很多巨石和裂缝，这些足以让她们找到藏身之地。快接近城堡时，她们放慢了脚步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她们从一块石头悄悄爬到另一块石头后面。距离臭名远扬的阶地已经很近了，母女俩赶紧找了块凸起的石灰岩躲起来。她们躲在后面仔细观察阶地上的情形。母亲本不想让女儿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场景，但眼下母女俩分开又非常危险，更何况她们一心盼着快点儿弄清楚比利不在这儿，所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城堡建在卡兰山开阔的山肩上。城堡的西边是一大片低矮

悬崖，这里被人们称为石阶。往北无窗的墙壁面临沧海。城堡以南的山坡绵延通向浅湖，那儿曾是整片的草地和树林，位于巨石“老鹰之石”的脚下。城堡南面的这条缓坡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阶地。

气候模式变了。曾经的爱尔兰湿润多风，但过去的几十年，剧烈的暴风雨却频繁到来。

爱尔兰境内的土壤被雨水冲刷着流入小溪、河流和大海。这位母亲和她的家人算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家开垦的菜园在缓坡上，两边有陡峭的悬崖护着，大部分的雨水可以顺着峭壁向两边流去。即便这样，蔬菜也已经很难种活了。因为雨水过多，导致土壤养分很快就流失了。

但好歹他们还有块地，能收点儿粮食。眼前的阶地上，可怜的人们什么也没有，他们的农场和菜园完全是不毛之地。他们被统帅圈在这里为他日夜劳作，尽管被冠之以“社会福利项目”，但每个人心中都明白这里纯粹是个劳动营。而且更悲惨的日子还在后面，因为他们要不停地劳作，直到入土那一刻。眼前的阶地上，有老人也有年轻人，有的在吃力地拉石头和筐土，有的在砌墙，有的在磨做砂浆的碎石块。如今，阶地上的那些可怜人，吃不饱，睡不好，个个面黄肌瘦，连站起来都非常困难了，更别提还要在灼灼烈日和狂风暴雨中日夜劳作。

没过一会儿便有人倒下了。一位老人踉踉跄跄地跌坐在地，他把抱着的石头放在腿上，好像珍宝一样舍不得丢下。

守卫的士兵看见了，却无动于衷。母亲不忍心看下去，扭过脸朝干活的那群孩子看去。他们跟大人们一块儿干活，做着相同的事情，露出同样无助的表情。他们枯瘦如柴，毫无孩子们应有的活力和阳光。

“看到哥哥了吗？”母亲小声地问女儿。

“没有，没在这里。”

“好的。你待在这里等我，别让人看到。我去别的地方瞧瞧，马上就回来。”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我去营房那里看看。”

动身之前她先等了等。那个老人突然倒在地上，石头压在他的胸前。他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却动弹不得。士兵用靴子踢着催促他，看他没反应便俯身把压在他身上的石头推开，但老人仍然爬不起来。

人们遭受了所有的痛苦，换来的却是一场必输之战，真是令人可悲又可叹。他们本想在小山上建造一堵堵墙垛，挡住被雨水冲走的土壤，却败下阵来。墙垛上留着前一夜暴雨留下的泥水痕迹，路面上湍急的雨水流过的痕迹清晰可见。雨水顺着山坡飞流而下，穿过墙垛，卷起地上的石块。它扫荡完菜地，又把地里的庄稼连根拔起，还冲走了富有养分的表层土壤，在土地上留下一条条长长的大口子。豆角、甜菜根和白菜这些顽强的庄稼侥幸活了下来，却因养分不足长得细小枯黄。

比利睡得很沉，一觉醒来太阳都已经晒屁股了。

屋子里还关着两个孩子——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孩和一个小男孩。趁着他们两个还没醒，比利查看了一番周围的环境。

房子很小，样子很奇怪，像是用塑料和锡板拼接而成的。里外两个小房间，里间放了张床，外间是沙发、茶几以及坏了的小型老式灶台和水槽。卫生间紧挨着里间的小卧室，里面放着马桶和水桶，周围散发出阵阵恶臭。房内四处可见摇摇欲坠，灰尘遍布的塑料窗户。在比利看来，这些窗户脏不脏没什么关系，反正窗外都是高高的石墙。

等那两个孩子醒后，比利问道：“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？”他们耸耸肩，叹了口气，一副一问三不知的样子。

“好吧，我要想办法出去。”比利说。

门很窄，上半部分是塑料玻璃。比利把脸贴在已经刮花的玻璃上，外面什么也看不清，朦朦胧胧的白色阴影中隐约有个灰色形状的东西。比利转了一下门把手，能动，但门开不了，估计外面上了锁。他用肩膀使劲撞击，门没有丝毫松动。接着，他又打起窗户的主意。他用力拉拽那些老旧的扣件，但窗户仍然纹丝未动。那些扣件已经完全锈死了。

“没用的，”那个女孩说，“我们早试过了。根本没办法